



传奇阿里

古格·次仁加布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传奇阿里

古格
次仁加布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奇阿里/古格·次仁加布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80253 - 780 - 4

I. ①传… II. ①古… III. ①西藏 - 地方史 - 研究 - 古代 IV. ①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9788 号

传奇阿里

古格·次仁加布 著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装帧设计 海龙视觉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数 3000 册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780 - 4/K · 411

定 价 42.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 - 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且听本土发声

——代序《传奇阿里》

马丽华

迄今为止，当代人写阿里的图书，我所见者不下一二十本，从旁涉猎的更多，体裁也不限于文字，画册和纪录片都有，尤其摄影作品每见发表，从山水的奇异美到服饰的古典美，无不耀眼且养眼。须知这都是1980年代结束了新疆代管时期，这一地区被重新“发现”以及“阿里热”延续二十年的部分成果，不可谓不可观的密集，甚至可用“爆发式”来形容了。至于作者，来自不同行业领域，考古学家、藏学家有之，记者、援藏干部等公职人员有之，职业写手反倒不多，共同特点是对阿里一见倾心并满怀惊奇的外来人。

介绍这一背景，就为接下来强调当下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不同处第一体现在作者身份——从名字古格·次仁加布，显见是古格故地出生长大的人，这首先意味着代表本土参与发言；当然不全是民间“草根”一派，是走出家乡后的再回首，目光有平视，有俯瞰，有仰望，理性与情感尽在其中。不同处之二，体现在身为精通藏文的史学研究者，其独具的优势无人可比，在遍读相关阿里古书、在历史长河里钩沉索隐之后的发言，其权威性不言而喻。所以说，是文本典籍+人生经验，成就了这部《传奇阿里》。

我是以读者“看官”身份来写这篇导读文章的。当然又非一般读者，身为二十多年前采写过《西行阿里》的作者，编稿过程中，为印证当年的“道听途说”，难免心怀了急切；现在写下这篇小文，面向的对象似也并非普适，而是倾向于对阿里历史文化有所了解的人——意在检示自己和告知朋友，从前在哪些方面有过误读误解，古格·次仁加布怎样为之匡正纠偏，从而使我们对于阿里的认知更全面一些，或者进一步接近真实。

这就说到初识阿里时，因为陌生而生发的诸多之“谜”，其中首推延续了六七百年的古格王国何以突然消亡。不久后才发现这一提问实属孤陋寡闻——先是有人提醒说，“古格灭国记”在西方藏学界并非神秘事件，来龙去脉都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传教士信件里写着哪！继之随着中译本《魂牵雪域》（伍昆明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问世，一众关注阿里的人通过此书得出印象：由于葡萄牙传教士的到来，末代古格王意欲改宗信仰，内部矛盾激化，终致灭亡。一时间，“导火索”论占了上风。

次仁加布不认同此说，他认为本地史书对该时期传教士活动一无记载，说明其影响甚微，不足以掀起改变历史进程的巨浪。相反，是藏传佛教两大教派之间的争斗，终结了古格，正如史上盛传的“狮虎结合导致了古格的灭亡”，才是主因。此话怎讲？藏传佛教后弘期几百年里，古老的噶举派率先开辟了神山冈仁波齐作为修行圣地，并将该派势力扩展到古格和拉达克等西部西藏。后来局面有了变化，在古格王室支持下，以托林寺为首的多座寺庙归入新兴的格鲁派麾下，从而引起拉达克王室不安。及至1618年，即传教士到来的前几年，末代古格王扎巴扎西德盛情邀来后藏扎什伦布寺四世班禅大师，弘法授徒，一住三年，所到之处，莫不顶礼，格鲁派传播达至高潮。由于格鲁派代表了前后藏政治势力的渗透，拉达克王森格朗杰深感威胁——拉达克仍为竹巴噶举派传统领地，该派大师达仓不仅被奉为上宾，作为国王上师，还负有辅政之责。“森格”是“狮子”，“达”是“虎”，被时人视之为一对不可战胜的“狮、虎”组合。当这二人与古格内部反叛势力联起手来，正如历史的完成时：古格在劫难逃。

当然，一个政权的垮台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导致古格覆灭之因尚可继续讨论的话，那么，对另一段历史人事的考证，则可一锤定音了。

古格立国早期的拉喇嘛益西维（947—1019）是藏传佛教“上路弘法”的一面旗帜，经由后世多部藏文史书传扬，其舍身护法的故事深入人心：古格王益西维不仅自己舍弃王位出了家，还影响到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做了僧尼。当他与“黑衣大食”作战被俘后，威逼利诱下，宁死不改宗信仰，并谢绝了亲人相救，嘱其用等身黄金的赎金作聘金，前往印度迎请佛教大师阿底峡。

这个故事于后世被写进史书，不是一两本，是两位数的多种版本，以至于借助口碑，在西藏几乎尽人皆知。可是次仁加布注意到阿里人撰写的、成书年代更早的事主生平中，拉喇嘛益西维既未参战，何以被俘，而是终其一生虔心事佛，寿终正寝于托林寺。于是以学者的严谨予以深究，查阅史籍不下二十部，厘清了故事原委，最终还原的史实是：主人公实为益西维侄孙维德，在与“竹夏”人作战时被俘，其弟江久维施救，赎金尚差头部重量的黄金，功亏一篑，客死他乡。之后，确由江久维迎请来阿底峡大师。

那么，后世史家移花接木的动机何在？那是因为新兴格鲁派完成了政教一统，已将阿底峡尊为先哲祖师，借由拉喇嘛益西维名人效应，安排了大师轰轰烈烈的出场——一个壮烈，一个辉煌，相得益彰。翔实考证一似抽丝剥茧，把几百年里如何添枝加叶的“重构”演绎过程逐层揭示，看故事怎样渐渐丰满完整，终成传奇。

通过这一事件，还让我得知所谓“黑衣大食”原是“竹夏”，藏语“竹夏”实为巴尔蒂斯坦，巴尔蒂斯坦古今别号“小西藏”，曾经归于吐蕃又游离开去，现属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竹夏人本与西藏人同文同种同信仰，16世纪时全面伊斯兰化。

对于古格之后两场战事的记述很有必要，也很到位，缘起，过程，结局，前因后果。至少在我，原先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现在得以明晰，并且加深了对其意义的认识和对阿里人的感佩之情。一次在1680年代，从拉达克手中收复阿里；一次在1841年，抗击外敌入侵。都是

保家卫国性质，都取得了胜利，不同处在于，前者以拉达克为敌，后者与拉达克结盟；前者是在古格灭亡半个世纪后，拉达克联合不丹等地的竹巴噶举派，欲以阿里为跳板，向西藏腹地的格鲁派发难。貌似宗派之争，然争夺属地属民，实涉地缘政治和领土等利益之争。这在当时也许还算是内部纠纷，可是联系到诸地后来的命运，收复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由此我们还“顺便”得知为时三百余年的阿里“噶尔本”机构，因何得到“帐篷政府”雅号，何以各有冬、夏驻地的噶尔雅莎和噶尔昆莎，就因为收复阿里的将军并做了阿里第一任行政长官的甘丹才旺本是蒙古族，他把游牧人生活方式引进了官府。据说遍布阿里的千年城堡从那时起便被荒废，对此，作者次仁加布不免遗憾。

待阿里收复，历经康乾盛世，拉达克作为大清藩属之地，与近邻阿里相安无事。却不料鸦片战争前后，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考验：印度境内具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查谟地区信奉锡克教的道格拉人——藏语称其为“森巴人”，先是攻占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继而入侵阿里。三地揭竿而起，不分佛教伊斯兰教、噶举派还是格鲁派，救亡时刻结成统一战线，历经浴血奋战，结局却是大不同：阿里保住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沦陷了。保住阿里的不光是英勇的阿里人，更是动员了整个西藏的力量，来自驻藏大臣、噶厦政府的意志和全体军民万众一心的信念。这在当时清政府抵御列强连遭败绩、无暇西顾之际，为维护国家统一，确保西南边陲无恙，得建如此奇功，实在了不起。西藏人民由此做出的历史贡献，值得全中国铭记。

次仁加布复述了森巴战争始末，将这一史迹彪炳史册，告知今人，同样成就了大功一件。这得益于他对所存档案原件不辞辛劳的查阅整理。关于同一场战争在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两个战场上的表现，近年间中国藏学出版社接连推出《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和文化》《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均有涉及，可以参看比较。总之，当我从中了解到这段历史，后怕之余是庆幸，尤其感念：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此欣赏阿里，畅言阿里，凭什么？若无当年的流血牺牲，恐怕不排除某种可能：阿里一如拉达克，迄今仍深陷克什米尔争端中——在国力衰弱的百多年

前，类似的失地并非一例两例。

被历史选中，为阿里代言。次仁加布在本书中再现了一部古格兴衰梗概，包括介绍名人名刹及王统的篇什，可让我们大致了解古代阿里不同于西藏其他地区的历史轨迹，特立独行又不乏共性。由于以藏文史籍为蓝本，也让我们约略窥见到从前的写史传统之风格特征、行文模式。直到记述民间生活，忽然鲜活灵动——此时的作者似已放下学者身段，回归故乡情怀。在此我想特别提到必读的两篇，一为对狩猎文化那一逝去风景的追记，二为源远流长的乡土神崇拜。二文忠实记录并本质反映了与高原人类生活史同样绵长、以山水崇拜为表征的自然观——永远守望于此的山川大地、自然万象，才是人类家园的真正主人。人生在世，无非过客，“借宿”期间，难免多有打扰，必得心存敬畏歉意；对天赐之物若有取用之需，必得经过准许，以感恩之心分享，而无权糟践，遑论占有。

感动之余，不禁想道，没错，我们都是“借宿者”。在发展进步已成主题的今天，现代文明的种种好处伴随着问题和危机迎面而来，不由人不左顾右盼。在这种时候，重温古训，学会谦卑，从古已有之的思想资源里汲取，是否可以增益现代人的观念体系，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014年8月12日

目 录

且听本土发声

——代序《传奇阿里》马丽华 /1

“史” 的部分

阿里史要 /3

阿里经济史要 /60

藏传佛教阿里传播史要 /77

神山冈仁布齐峰史话 /87

圣湖玛旁雍错史话 /104

拉喇嘛益西维在噶罗被害真伪 /110

关于葡萄牙传教士 /118

寺庙介绍

阿里名刹托林寺 /123

阿里古刹科加寺 /132

阿里噶尔扎西岗寺 /138

秘境深处益日寺 /147

雪山明珠普日寺 /151

孔雀河畔的几座寺庙 /155

- 日土宗伦珠曲德林寺 /158
阿里古格喀泽石窟壁画艺术简述 /160
阿里扎达额钦石窟概述 /163
阿里名人传略 /175

民俗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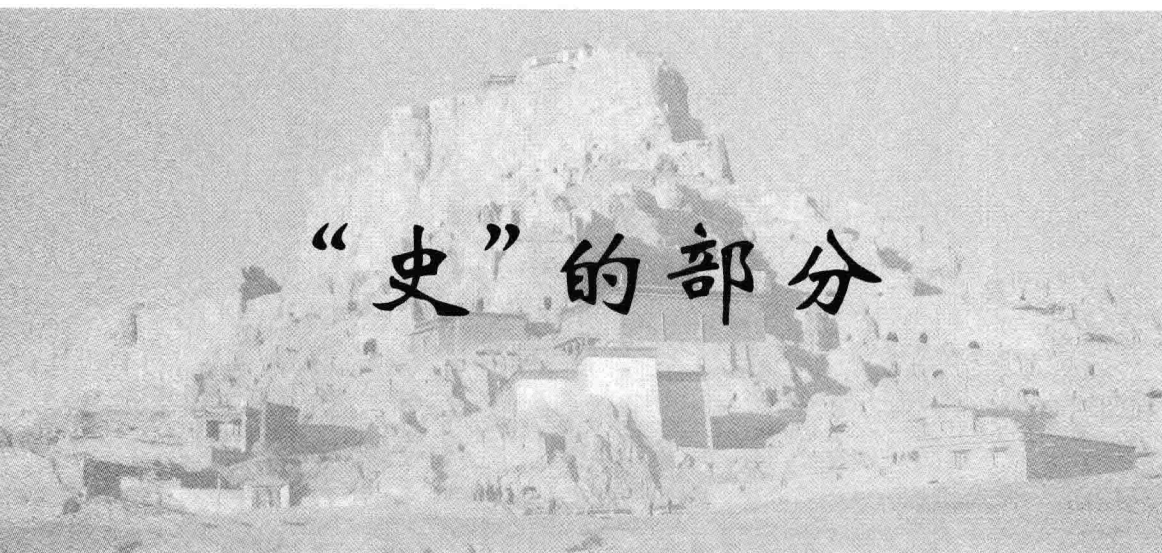
- 阿里民风概要 /207
我故乡的神祇——迈拉赞 /234
阿里羌塘牧民传统狩猎文化 /240
略论保护和创新阿里古格的传统文化 /257

各县概括

- 札达县 /265
普兰县 /267
噶尔县 /271
日土县 /274
革吉县 /277
改则县 /280
措勤县 /284
附：阿里地区寺庙、拉康简表 /286

-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族卷
——阿里地区档案馆藏书 /289

- 大事记 /296



“史”的部分

阿里史要

在幅员辽阔的伟大祖国西南边陲之最西端，在巍巍高耸的“世界屋脊”之巅，在巍峨的喀喇昆仑山脉之南，在绵亘而瑰丽的世界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之北，有一块面积约三十一万平方公里，南北宽七百五十公里，东西长三百公里的辽阔地区。

境内莽莽雪原，一望无际，巍峨雪山层峦叠嶂，峰岭嵯峨，气势磅礴。河流纵横，奔腾湍急；壮丽湖泊，星罗棋布；水草丰美，物产丰饶；气序和畅，沃野辽阔，风景迷人，她就是生我养我的可爱家乡，“世界屋脊”之脊——阿里高原。

它东连那曲地区，西与印度实际控制区克什米尔等地区和尼泊尔的达尔丘拉地区相接壤，并有喜马拉雅山作屏障；绵延至南部与尼泊尔欧穆罗、穆古等地区隔山相望；东南以马攸木拉山与日喀则地区的仲巴县、萨噶县等相隔。北倚昆仑山南麓，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邻，平均海拔在四千五百米以上。

千百年来，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阿里人民，世代相依，利用这里独特的自然资源，适应独特的自然环境，用自己特有的高原民族极强的毅力和聪敏的智慧及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了光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

阿里历来是我国一个极有影响的边陲要地，又是不可忽视的军事重镇。尤其阿里在藏族宗教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佛教传入藏区以前，这

里是藏族本地原始的自然宗教即苯波教的发祥地。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即佛教后弘期兴起之际，阿里又是上路弘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源头。到后来，在整个藏区最有影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前身——噶当派也是从这里弘扬。故阿里在藏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军事、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阿里”一词是藏语音译，意为“属地”、“领地”、“领土”等。直到9世纪初叶时，这里仍称“象雄”。在汉文史籍中，不同朝代对其称呼各异。9世纪前被称为“羊同”，元代称“纳里速古鲁孙”，明代称“俄里思”，到了清代方称“阿里”，直至今日。而在藏文古籍中，“阿里”一词是9世纪中叶以后就出现了。吐蕃王朝赞普之后裔来到这块原属象雄十八部的统治区域，并在此扎下根后，认为从此时起这块上部区域确乎名副其实地臣服于赞普后裔的统辖之内，故此，乃有“阿里”称谓。到9世纪末至10世纪或更晚些时“阿里”一词便在各种藏文史籍中屡见于记载。

一、远古时期

阿里的文明史极其悠久，据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于1992年，在阿里地区七个县境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物普查后，发现了大量的距离现在大约一二万年以前已经在这里从事生产劳动的初级阶段活动的各类遗迹，这就是我们所知阿里境内最早的原始人类文明史。该文物普查队艰苦创业，在日土、革吉等县境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及新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及其文化遗存。尤其发现了数千件经过人工打击的石片、石块、石器。

在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地点发现的各类石器，说明这一带的阿里古人已经能够制造、使用工具，他们制作石器，已经有了几种不同的方法，用一块石头去敲击或垂直砸击另一块石头，或拿一块石头在另一块较大的石头上碰击，从而打下大量可用的带刃石片，并修制出各种石器。大部分的石器都是石片经过单方面修理制成的。只有一部分，是石

片未经修理就直接拿来使用的。根据不同的形状和用途，石器大致可以分为石片、切割器、刮削器、手斧、尖状器、砍斫器等类型。有的石器可用来砍斫和修制狩猎用木棒，有的可以用来割兽皮兽肉。通过他们制造和使用的工具，可以看出，在走向创造人类文明的道路上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在噶尔县门士乡境内的几座遗址内发现了很厚的灰烬，可以看出他们经常在此烧烤兽肉，并且已经能够保存火种，使用火和管理火了。当然，火的使用，使远古的阿里人可以熟食，从而缩短消化食物的过程，有利于从食物吸收更多的营养，促进体质上的进步和健康。同时，火可以用于御寒、防御猛兽侵袭，并能有效地帮助狩猎。后来也出现了人工取火，这样一来阿里先民们支配自然的力量大大地进步了，恩格斯认为取火的发明比蒸汽机的发明还重要。他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磨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磨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取火的发明和使用，使此后许多重要的发明，如陶器、金属工具等成为可能。

在噶尔县丁仲胡珠孜地点发现了陶片，共三十片，均较碎小，最大者仅五厘米，难以确认其器形。陶片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泥质陶略多于夹砂陶；泥质陶多呈红色，夹砂陶多呈黄褐色，火候都较高；部分陶片的外壁饰有花纹，种类有彩绘条形纹、刻画的线纹及压印的绳纹、叶脉纹等。制陶是古人类的重大发明之一，它表明人们的智慧不限于自然物的加工，而能完全制造出新的东西来。有了陶器人们可用以蒸煮食物，使人体更充分地吸收食物中的各种营养成分，又可用以储存液体，有助于农业的灌溉，从而促进人们定居生活的日趋稳定。尤其烧土，也可以作为原始建筑的墙基。这一切，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进步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彩陶不仅是使用的，而且还是一种美好的工艺美术品。陶片上的彩绘花纹反映了当时古人的脑力劳动，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丰富的想象力。

从发现的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等各种器具充分证明了阿里的先民们在新、旧石器时代和陶器时代已在这些地方活动。而且他们在

此时已用这些石、陶碎片制成各类粗陋工具适应于各种用途。毫无疑问，这些简陋的工具对当时阿里先民们的生存及生产等各方面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此时起阿里先民们在这里创造了自己非凡的文明史。

在阿里地区日土县日松乡任母栋、日土乡鲁日朗卡、斡江塔康巴、朵布钦以及朵玛乡恰克桑等地发现了大量的阿里古代先民们游牧生活和活动的岩画。从所画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主要的生产为畜牧和狩猎。而依据他们使用的盾牌、长矛、刀剑等武器，充分说明金属器的普遍运用，从中窥见岩画制作的年代理应晚于金属器的出现，亦即属于早期金属时代。同时，岩画从未涉及有关佛教的内容，因此，可以断定早于佛教传入阿里地区的时间。

岩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羊、牦牛、鹿、马、驴、骆驼、狼、狗、虎、豹、鸟、鱼等动物，并有人类狩猎、放牧、舞蹈、骑乘及日、月、山、植物、器物 and 表示各种原始自然宗教的符号。这批数量甚多，内容丰富，有颇高的历史、文物、艺术价值的古代岩画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其他地方是很少发现过的。它反映了阿里古代先民的聪明才智，是古人们对自己物质、精神生活的艺术再现，更体现了阿里古代先民为我国古代岩画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尤其是它对今天的后辈们更好地了解阿里的古代历史、文化、宗教等有极大的帮助，是阿里古代先民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且它为中华民族的悠久古代岩画史和灿烂的古代岩画文化的伟大画卷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二、象雄时期

阿里地区是古代象雄文明的发祥地，“象雄”一词在汉文古籍中称“羊同”，诸如“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①。“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

^① 引自《册府元龟》。

裘，畜牧为业，……其王性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①。“象雄之实际地域，上部与克什米尔、锡克相接，北与霍尔松巴相壤，南至印度、尼泊尔”^②。《漫谈精粹》载：象雄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为琼隆一带，中部为当日、达廓，下部为景叙六宗，也就是上部为以神山冈仁布齐峰和圣湖玛旁雍错为中心的地带，中部为藏北著名神山达廓查仁和圣湖当惹雍错为中心的辽阔牧场，下部为藏东名神山景叙日斡泽珠为中心的山岭地带。《详部神山志》载：天宇之任命的世间象雄王，共十八位王，他们都戴有不同质地的禽翼状冠冕。

据《太阳氏王统记》^③载，在历史上，上下部象雄^④被泽氏统治着，其中聂叙的穆布仁额格，智慧和胆略超群，威震象雄各地，被众人推举为王。到了第十一代，聂叙的王是喀耿泽，吐蕃王松赞干布^⑤迎请他的女儿为妃，巩固了象雄的势力。过了六代，聂叙的王叫做丽锦穆拜恰，据传他是敦巴辛饶的化身。这位国王精通苯教、历算和卜卦，当时在象雄苯教十分盛行，有很多学识渊博的大师。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象雄曾经有过十几代国王，统称为聂叙，其首都建在象泉河中上游的琼隆银城。

总之，象雄是吐蕃赞普后裔吉德尼玛衮来到此地之前，阿里地区的泛称。它是古代藏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又是藏族古代原始宗教的发源地。其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和政治体制等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公元10世纪初时，象雄地方出现过有名的五氏族。一是莽额蔡萨格辞，该氏族所在地是齐帮，他们供奉的神灵^⑥是堆杰赞布霍，莽额的

① 引自《唐会要》。

② 引自《苯教源流精要》。

③ 引自《太阳氏王统记》。

④ 上下象雄，上部象雄指神山冈仁布齐峰、圣湖玛旁雍错和孔雀河流域的普兰一带，下象雄指象泉河流域的古格一带。

⑤ 藏王松赞干布把自己的妹妹色玛噶嫁给象雄王黎弥迦，用联姻的办法征服了象雄，但当时这只是象征性的，对其领地、政体和宗教信仰等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⑥ 神灵在当时的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认为它对氏族的领地、财富繁荣和政业兴旺都有密切的关系。